

第二卷

張無頗傳

長慶中，進士張無頗居南康。將赴舉，游丐番禺。偶府帥改移，投詣無所，愁疾臥於逆旅，僕從皆逃。忽有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，瞪視無頗曰：「子豈久窮悴耶！」遂脫衣買酒而飲之，曰：「君窘厄如是，能取某一計，不旬日向當富贍，兼獲延齡。」無頗曰：「某困餓無似，敢不受教。」大娘曰：「某有玉龍膏一盒子，不惟還魂起死，因此亦遇名姝。但立一表白曰『能治業疾』。若常人求醫，但言不可治。若遇異人請之，必須持此藥而一往，自能富貴耳。」無頗拜謝受藥，以暖金盒盛之。曰：「寒時但出此盒，則一室暄熱，不假爐炭矣。」無頗依其言，立表數日，果有黃衣若宦者，叩門甚急，曰：「廣利王知君有膏，故使召見。」無頗志大娘之言，遂從使者而往。江畔有畫舸，登之甚輕疾。食頃，忽睹城宇極峻，守衛甚嚴。宦者引無頗人十數重門，至殿庭。多列美女，服飾甚鮮，卓然衙立。宦者趨而言曰：「召張無頗至。」遂聞殿上使軸簾。見一丈夫，衣王者之衣，戴遠遊冠。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，召無頗曰：「請不拜。」王曰：「知秀才非南越人，不相統攝，幸勿展禮。」無頗強拜，王罄折而謝曰：「寡人薄德，遠邀大賢。蓋緣愛女有疾，一心鍾念。知君有神膏，倘獲痊平，實所愧戴。」遂令阿藍三人，引人貴主院。無頗又經數重戶，至一小殿。廊宇皆綴明璣翠，楹樞煥耀，若布金鈿。異香濃郁，滿其庭戶。俄有二女擗簾，召無頗入。睹珍珠繡帳中，有一女子，才及笄年，衣翠羅縷金之襦。無頗切其脈，良久曰：「貴主所疾，是心之所苦。」送出龍膏，以酒吞之，立愈。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，目視者久之。無頗不敢受。貴主曰：「此不足酬君子，但表其情耳。然王當有獻遺。」無頗愧謝。阿藍遂引之見王。王出駭雞犀、翡翠碗、麗玉明瑰而贈無頗，無頗拜謝。宦者復引送於畫舸，歸番禺，主人莫能覺。才貨其犀，已巨萬矣。

無頗睹貴主華豔動人，頗思之。月餘，忽有青衣叩門而送紅箋，有詩二首，莫題姓字。無頗捧之，青衣倏亦不見。無頗曰：「此必仙女所制也。」詞曰：

羞解明 尋漢渚，但憑春夢訪天涯。

紅樓日暮鶯飛去，愁殺深宮落砌花。

又曰：

燕語春泥墮錦箋，情愁無意整花鈿。

寒閨欹枕不成夢，香炷金爐自裊煙。

頃之，前時宦者又至，謂曰：「王令復召，貴主有疾如初。」無頗欣然復往。見貴主，復切脈，次，左右云：「王后至。」無頗降階。聞環佩之響，宮人侍衛羅列。見一女子可三十許，服飾如后妃。無頗拜之。后曰：「再勞賢哲，實所懷慚。然女子所疾，又是何苦？」無頗曰：「前所疾耳。心有擊觸而復作焉。若再餌藥，當去根乾耳。」后曰：「藥何在？」無頗進藥盒。后睹之，默然色不樂，慰諭貴主而去。后遂白王曰：「愛女非疾，其私無頗矣。不然者，何以宮中暖金盒得在斯人處耶？」王愀然良久，曰：「復為賈充女耶？吾亦當繼其一而成之，無使久苦也。」無頗出，王命延之別館，豐厚宴犒。後王召之曰：「寡人竊慕君子為人，欲以愛女奉托如何？」無頗再拜辭謝，喜不自勝。遂命有司擇吉日，具禮成婚。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婿，遂止月餘，歡宴俱極。王曰：「張郎不同諸婿，須歸人間。昨夜檢於幽府，云『當是冥數』，即寡人之女，不至苦矣。番禺地近，恐為他人所怪；南康又遠，不如歸韶陽甚便。」無頗曰：「某意亦欲如此。」遂具舟楫服飾、異珍、金玉，曰：「惟侍衛輩即須自置，無使此陰人減算耳。」遂與別曰：「三年即到彼，勿言於人。」無頗挈家居於韶陽，人罕知者。

住月餘，忽袁大娘叩門見無頗，無頗大驚。大娘曰：「張郎今日賽口，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。」二人各具珍寶賞之，然後告去。無頗詰妻，妻曰：「此袁天綱女，程先生妻也。暖金盒，即某宮中寶也。」後每三歲，廣利王必夜至張室。後無頗為人疑訝，於是去之，不知所適。

鄭德

傳貞元中，湘潭尉鄭德，家居長沙。有親表居江夏，每歲一往省焉。中間涉洞庭，歷湘潭，常遇老叟棹舟而粥菱芡，雖白髮而有少容。德與語。多及玄解。詰曰：「舟無糲糧，何以為食？」叟曰：「菱芡耳。」德好酒，每挈松醪春過江夏，遇叟無不飲之。叟飲，亦不甚愧荷。

德抵江夏，將返長沙，駐舟於黃鶴樓下。旁有醴賈韋生者，乘巨舟亦抵於湘潭。其夜與鄰舟告別飲酒。韋生有女。居於舟之舵樓，鄰舟女亦來訪別，二女同處笑語，夜將半，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：

物觸輕舟心自知，風恬浪靜月光微。

夜深江上解愁思，拾得紅葉香惹衣。

鄰舟女善筆札，因睹韋氏妝奩中有紅箋一幅，取而題所聞之句，亦吟哦良久，然莫曉誰人所制也。

及旦，東西而去。德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。信宿及暮，又同宿至洞庭之畔，與韋生舟楫頗似相近。韋氏美而絕，瓊英膩雲，蓮蕊瑩波，露濯姿，月鮮珠彩，於水窗中垂釣。德因窺見之，甚悅。遂以紅綃一尺，上題詩曰：

纖手垂釣對水窗，紅葉秋色豔長江。

既能解佩投交甫，更有明珠乞一雙。

強以紅綃惹其鈎，女因收得。吟玩久之。然雖諷讀，卻不能曉其義。女不工刀札，又恥無所報，遂以釣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箋者。德謂女所制，疑思頗悅，喜暢可知。然莫曉詩之意義，亦無計遂其款曲。由是女以所得紅綃係臂，自愛惜之。明月清風，韋舟遽張帆而去。風勢將緊，波濤恐人。德小舟不敢同越，然意殊恨恨。

將暮，有漁人語德曰：「向者賈客巨舟，已全家沒於洞庭矣。」德大駭，神思恍惚，悲惋久之，不能閉口。將夜，為《弔江妹》詩二首曰：

湖面狂風且莫吹，浪花初綻月光微。

沉潛暗想橫波淚，得共鮫人相對垂。

又曰：

洞庭風軟荻花秋，新沒青娥細浪愁。

淚滴白君不見，月明江上有輕鷗。

詩成，酌而投之。精貫神祇，至誠感應，遂感水神，持詣水府。府君覽之，召溺者數輩曰：「誰是鄭生所愛？」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。由主者搜臂見紅絹而語府君曰：「德異日，是吾邑之明宰。況曩日有義相及，不可不曲活爾命。」因召主者攜韋氏送鄭生。韋氏視府君，乃一老叟也。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。道將盡，睹一大池，碧水汪然，遂為主者推墮其中。或沉或浮，亦甚困苦。時已三更，德未寢，但吟紅箋之詩，悲而益苦。忽有物觸舟，然舟人已寢，德遂秉炬照之。見衣服彩繡，似是人物。驚而拯之，乃韋氏也，係臂紅絹尚在。德喜且駭。良久，女蘇息，及曉，方能言。乃說「府君感君而活我命。」德曰：「府君何人也？」終不省悟。遂納為室，感其異也，將歸長沙。

後三年，德當調選，欲謀醴陵令。韋氏曰：「不過作巴陵耳。」德曰：「子何以知？」韋氏曰：「向者水府君言，是吾邑之明宰。洞庭乃屬巴陵，此可驗矣。」德志之。選果得巴陵令。及至巴陵縣，使人迎韋氏。舟揖至洞庭側，值逆風不進。德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，內一老叟挽舟，若不為意。韋氏怒而唾之，史回顧曰：「我昔水府活汝性命，不以為德，今反生怒。」韋氏乃悟，恐悸，召叟登舟，拜而進酒果，叩頭曰：「吾之父母，當在水府，可省覲否？」曰：「可。」須臾，舟揖似沒於波，然無所苦。俄到往時之水府，大小倚舟號慟。訪其父母，父母居止嚴然，第舍與人世無異。韋氏詢其所須，父母曰：「所溺之物，皆能至此，但無火化，所食惟菱芡耳。」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：「吾在此無用處，可以贈爾，不得久停。」促其相別。韋氏遂哀慟，別其父母。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：「昔日江頭菱芡人，蒙君數飲松醪春，活君家室以為報，珍重長沙鄭德。」書訖，叟遂為僕侍數百輩，自舟迎歸府舍。俄頃，舟卻出於湖畔，一舟之人，咸有所睹。德詳詩意，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粥菱芡者。

歲餘，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，內有《江上夜拾得芙蓉》詩，即韋氏所投德紅箋詩也。德疑詩，乃詰希周。對曰：「數年前泊輕舟於鄂渚，江上月明，時尚未寢，有微物觸舟，芳香襲鼻，取而視之，乃一束芙蓉也，因而制詩。既成，諷詠良久。敢以實對。」德歎曰：「命也！」然後更不敢越洞庭。德官至刺史。

洛神傳

太和中，處士蕭曠，自洛東遊至孝義館，夜憩於雙美亭。時，月朗風清。曠善琴，遂取琴彈之。夜半，調甚苦。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。漸相逼，乃一美人。曠因舍琴而揖之曰：「彼何人耶？」女曰：「洛浦神女也。昔陳思王有賦，子不憶也耶？」曠曰：「然。」曠又問曰：「或聞洛神即甄皇后，後謝世，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，遂為《感甄賦》。後覺事之不正，改為《洛神賦》。寄意於宓妃，有之乎？」女曰：「妾即甄后也。為慕陳思王之才調，文帝怒而幽死。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，敘其冤抑，因感而賦之。覺事之不典，易其題，乃不謬矣。」俄有雙鬟，持茵席，具酒肴而至。曠曰：「妾為袁家新婦時，性好鼓琴。每彈至《悲風》及《三峽流泉》，未嘗不盡夕而止。適聞君琴韻清雅，願一聽之。」曠乃彈《別鶴操》及《悲風》。神女長歎曰：「真蔡中郎之儔也。」問曠曰：「陳思王《洛神賦》如何？」曠曰：「真體物溜亮，為梁昭明之精選耳。」女微笑曰：「狀妾之幸止云：『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』，得無疏矣！」曠曰：「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？」女曰：「見為遮須國王。」曠曰：「何為遮須國？」女曰：「劉聰子死而復生。語其父曰：『有人告某云，遮須國久無主，待汝父來做主。』即此國是也。」俄有一青衣，引一女曰：「織綃娘子至矣。」神女曰：「洛浦龍君之愛女，善織綃於水府。適令召之耳。」曠因語織綃曰：「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，有之乎？」女曰：「十得其四五耳。餘皆飾詞，不可惑也。」曠曰：「或聞龍畏鐵，有之乎？」女曰：「龍之神化，雖鑽石金玉可透達，何獨畏鐵乎！畏者，蛟螭輩也。」曠又曰：「雷氏子，佩豐城劍，至延平津，躍入水，化為龍。有之乎？」女曰：「妄也。龍，木類。劍乃金，金既剋木而不相生，焉能變化。豈同雀入水為蛤，雉入水為蜃哉。但寶劍靈物，金水相生而入水，雷生自不能沉於泉耳。其後搜劍不獲，乃妄言為龍。且雷煥只言化去，張司空但言終合，俱不說為龍化。劍之靈異，亦人之鼓鑄鍛鍊，非自然之物。是知終不能為龍，明矣。」曠又曰：「梭化為龍如何？」女曰：「梭，木也。龍本屬木，變化歸本，又何怪也。」曠又曰：「龍之變化如神，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？」女曰：「師皇是上界高真，哀馬之引重負遠，故為馬醫。愈其疾者，萬有餘匹。上天降鑿，化其疾於龍唇吻間，愆念師皇之能，龍後負而登天。天假之，非龍真有病也。」曠又曰：「龍之嗜燕血，有之乎？」女曰：「龍之清虛，食飲沉澹；若食燕血，豈能行藏。蓋嗜者乃蛟蜃輩耳。無信造作，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耳。」曠又曰：「龍何好？」曰：「好睡。大即千年，小不下數百歲。偃仰於洞穴，鱗甲間聚積砂塵，或有鳥銜木葉，遺棄其上，乃甲坼生樹，至於合抱，龍方覺悟，遂振迅修行。脫其體而實虛無；澄其神而歸寂滅。自然形之與氣，隨其化用，散入真空。若未胚，若未凝結，如物在恍惚，精奇杳冥。當此之時，雖百骸五體，盡可入於芥子之內。隨其舉止，無所不之。自得還原返本之術，與造化爭功矣。」曠又曰：「龍之修行，向何門而得？」女曰：「高真所修之術何異。上士修之，形神俱達；中士修之，神超而形沉；下士修之，形神俱墜。且當修之時，氣爽而神凝，有物出焉。即老子云：恍惚惚其中有物也。其於幽微，不敢泄物，恐為上天譴謫耳。」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，情況昵洽，蘭豔動人，若左瓊枝而右玉樹，繾綣永夕，感暢共懷。曠曰：「遇二仙娥於此，真所謂雙美亭也。」忽聞雞鳴，神女乃留詩曰：

玉凝腮憶魏宮，朱絲一弄清風。

明晨追賞應愁寂，沙渚煙銷翠羽空。

織綃詩曰：

織綃泉底少歡娛，更勸蕭郎盡此壺。

悲見玉琴彈《別鶴》，又將清淚滴真珠。

曠答二女詩曰：

紅蘭吐豔問天桃，自喜尋芳數已遭。

珠佩鵲橋從此斷，遙天空恨碧雲高。

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：「此乃陳思王賦云『或彩明珠，或拾翠羽』，故有斯贈，以成《洛神賦》之詠也。」龍女也輕綃

一匹贈曠曰：「若有胡人購之，非萬金不可。」神女曰：「君有奇骨異相，當出世，但淡味薄俗，清襟養真，妾當為陰助。」言訖，超然躡虛而去，無所睹矣。後曠保其珠、綃，多游嵩岳，友人嘗遇之，備寫其事，今遁世不復見焉。

太學鄭生

垂拱中，駕在上陽宮。太學進士鄭生，晨發銅駝里，趁曉月渡洛橋。橋下有哭聲甚哀。生下馬察之，見一豔女，翳然蒙袂曰：「孤養於兄嫂，嫂惡苦我，今俗赴水，故留哀須臾。」生曰：「能隨我歸乎？」應曰：「婢御無悔。」遂載與之歸所居，號曰汜人。能誦楚詞《九歌》、《招魂》、《九辨》之書。亦嘗擬詞賦為怨歌，其詞豔麗，世莫有屬者。因撰《風光詞》曰：

隆光秀兮昭盛時，播薰緣兮淑華歸。
顧室沒兮有處尊，方潛重房以飾姿。
見耀態之韶美兮，蒙長褐以為帷。
醉融光兮眇眇彌彌。元千里兮涵煙眉，
晨陶陶兮暮熙熙。無 娜之 條兮，
盈盈以披遲。酬游顏兮倡蔓卉，
流情電兮發隨施。

生居貧，汜人嘗出輕繒一端賣之，有胡人酬千金。居歲餘，生將游長安。是夕，謂生曰：「我湖中蛟室這姝也，謫而從居。今歲滿，無以久留君所。」乃與生訣，生留之不能得。去後十餘年，生兄為岳州刺史，會上巳日，與家徒登岳陽樓，望鄂渚，張宴樂酣，生愁思吟曰：「情無限兮蕩洋洋，懷佳期兮屬三湘。」聲未終，有畫舫浮漾而來。中為彩樓，高百餘尺。其上，花帷帳欄籠畫囊，有彈弦鼓吹者，旨神仙峨眉，被服煙電，裾袖皆廣尺。中一人起舞，含顰怨慕，形類汜人，舞而歌曰：「祈青春兮江之隅，拖湖波兮曩綠裾。荷拳拳兮來舒，非同歸兮何如。」舞畢，斂袖悵然。須臾，風濤崩怒，遂不知所在。

邢鳳

宋時，有邢鳳者，字君瑞，寓居西湖，有堂曰「此君」。水竹幽雅，常偃息其中。一日獨坐，見一美女度竹而來。鳳意為人家宅眷，將起避之。女遽呼曰：「君瑞毋避我，有詩奉觀。」乃吟曰：

娉婷少女踏春陽，無處春陽不斷腸。
舞袖弓彎渾忘卻，羅衣虛度五秋霜。
鳳聽罷，亦口占挑之曰：
意態精神畫亦難，不知何事出仙壇？
此君堂上雲深處，應與蕭郎駕彩鸞。

女曰：「予心子意，彼此相同。奈夙效未及，當期五年，君來守土，相會於鳳凰山下。君如不爽，千萬相尋。」言訖不見。

後五年，鳳隨兄鎮杭，乃思前約，具舟泛湖。默念間，忽聞湖浦鳴榔，遙見一美人，架小舟舉手招之曰：「君瑞，信人也。」方舟相敘曰：「妾西湖水神也。千里不違約，君情良厚矣。」君瑞喜，躍過舟，蕩入湖心，人舟俱沒。後人常見鳳與彩蓮女，遊蕩於清風明月之下，或歌或笑，出沒無時焉。

遼陽海神傳

程宰士賢者，徽人也。正德初元，與兄某挾重貲商於遼陽數年。所向失利，展轉耗盡。徽俗，商者率數歲一歸，其妻孥宗黨，全視所獲多少，力賢不肖而愛憎焉。程兄弟，暨皆落莫，羞慚慘沮，鄉井無望，遂受傭他商，為之掌計以餬口。二人聯屋而居，抑鬱憤懣，殆不聊生。至戊寅秋，又數年矣。遼陽天氣早寒。一夕，風雨暴作。程已擁衾就枕，苦寒思家，攬衣起坐，悲歌浩歎，恨不速死。時燈燭已滅，又無月光。忽盡室明朗，殆同白日。室中什物，毫髮可數。方疑惑間，又聞異香氤氳，莫知所自。風雨息聲，寒威頓失。程益惜愕，不知所為。亟啟戶出視，則風雨晦寒如故。閉戶入室，即別一境界矣。疑鬼物所幻，高聲呼怪，冀兄聞之。兄寢室，才隔一土壁，連呼救十，寂然不應。愈惶恐無計，遂引衾幕首，向壁而臥。

少頃，又聞空中車馬喧闐，管弦金石之音。自東南來。初猶甚遠，須臾，已入室矣。回眸竊視，則三美人，皆朱顏綠鬢，明眸皓齒，約年二十許。冠帔盛飾，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。遍體上下，金翠珠玉，光豔互發，莫可測識。容色風度，奪目驚心，真天人也。前後左右，侍女數百，亦皆韶麗。或提爐，或揮扇，或張蓋，或帶劍，或持節，或捧器幣，或秉花燭，或挾圖書，或列寶玩，或荷旌幢，或擁衾褥，或執巾，或奉盤。或擎如意，或舉肴核，或陳屏障，或布几筵，或奏音樂。雖紛紜雜沓，而行列整齊，不少錯亂。室才方丈，數百人各執其事，周旋進退，綽然胡餘，不見其隘。門窗皆扁，不知何自而入。俄頃，冠帔者一人，前逼牀，撫程微笑曰：「果熟寢耶？吾非禍人者。子有夙緣，故來相就。何見疑若是？且吾已到此，必無去理。子便高呼終夕，兄必不聞，徒自苦耳。速起，速起！」程私度：「此物靈變若斯，非仙則鬼。果欲禍我，雖臥不起，其可遑乎。且彼既有夙緣語，亦或無害。」遂推枕下榻，匍匐前拜曰：「下界愚夫，不知真仙降臨，有失虔迓，誠合萬死，伏乞哀憐。」美人引手掖程起，慰令無懼，遂一南面同坐，其二人者東西相向，皆言：「今夕之會，數非偶爾，慎勿自生疑阻。」遂命侍女行酒進饌，品物皆生平所未睹。才一舉箸，珍美異常，心胸頓爽。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。卮亦絕大，約容酒升許。程素少飲，固辭不勝。美人笑曰：「即懼醉耶？此非人間曲釀所醞，奈何概以狂藥見疑。」遂自舉卮奉程。程不得已，為之一吸。酒凝厚如餳，而爽滑異甚，略不黏齒。其甘香清冽，醴泉甘露弗及也，不覺一卮俱盡。美人又笑曰：「郎已信吾朱？」遂邊酌數卮，精神愈開，略無醉意。酒每一行，必八音齊奏，聲調清和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。酒闌，東西二美人起曰：「夜已向深，郎夫婦可就寢矣。」遂為褰帷拂枕而去。其餘侍女，亦皆隨散。凡百器物，瞥然不見。門亦尚扁，又不知何自而出。獨留同坐美人，相與解衣登榻。則帷褥衾枕，皆極珍奇，非向之故物矣。程雖駭異，殊亦心動。美人徐解髮縮髮，黑光可鑿，殆長丈餘。肌膚滑瑩，凝脂不若。側身就程，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。程於斯時，神魂飄越，莫知所為矣。已而，交會才合，丹流浹藉；若喜若驚，若遠若近，嬌怯婉轉，殆弗能勝，真處子也。程既喜出望外，美人亦眷程殊厚。因謂：「世間花月之妖，飛走之怪，往往害人，所以見惡。吾非若比，即慎無疑。雖不能有大益於郎，亦可致郎身體康勝。費用稍定。倘有患難，亦可

周旋。但不宜漏泄耳。自今而後，遂當恒奉枕席，不敢有廢。兄雖至親，亦慎勿言。言則大禍踵至，吾亦不能為子謀矣。」程聞言甚喜，合掌自誓云：「某本凡賤，猥蒙真仙厚德，恨碎骨粉身，不能為報。伏承法旨，敢不銘心。倘違初言，九殞元悔。」誓畢，美人挾程項謂曰：「吾非仙也，實海神也。與子有夙緣甚久，故相就耳。」忽鄰舍雞鳴至再，美人攬衣起曰：「吾今去矣，夜當復來，郎宜自愛。」言畢，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，各致賀詞，盥洗嚴妝，捧擁而出。美人執程手，囑令勿泄，叮嚀數四，去復回顧，不忍暫舍。愛厚之意，不可言狀。程益傾喜發狂，不能自禁。轉盼間已失所在。諦視門扉，猶昨夕所局也。回視室中，則上炕布衾，荊筐蘆席，依然如舊。向之瑰異無有矣。程茫然自失曰：「豈其夢耶？」然念飲食笑語，交合誓盟之類，皆在歷明甚，非夢境也。且惑且喜。頃之，曙色辨物，出就兄室，兄大駭曰：「汝今晨神采發越，頓異昨日，何也？」程恐見疑，謬言：「年來失志，鄉井無期，昨夕暴寒，愁思殊切，展轉悲歎，竟夕不寢，兄必聞之。有何快心而神采發越耶？」兄言：「我亦苦寒，思家不寐。靜聽汝室，始終闕然，何嘗聞有悲歎聲耶？」已而，商伙群至，見程容色，皆大驚異，言與兄合。程但唯唯謙晦而已。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，肌體潤膩，倍加於前。心竊喜之，惟恐其不復至也。是日，頻視晷影，恨不速移。才至日晡，托言腹痛，入室扃扉，虔想以伺。及街鼓初動，則室中忽然復明，宛如昨夕。俄頃，雙爐前導，美人至矣。侍女數人耳，儀從不復疇昔之盛。彼二人者亦不復來。美人笑曰：「郎果有心若是。但當終始如一耳。」即命侍女行酒薦饌，珍腴如昨；歡謔諧笑，則有加焉。須臾，撤席就寢，侍女復散。顧視牀褥，又錦繡重疊矣。然不見其鋪設也。程私念：「吾且詐跌牀下，試其所為。」方欲轉身，則室中全襯錦，地無寸隙矣。是夕，綢繆好合，愈加親狎。晨雞再鳴，復起妝沐而去。自後，人定即來，雞鳴即起，率以為常，殆無虛夕。雖言語喧鬧，音樂迭奏，兄室甚邇，終不聞知。莫知其何術也。程每心有所慕，即舉目便是，極其神速。一夕，偶思鮮荔枝，即有帶葉百餘顆，香味色皆絕珍美。他夕，又念楊梅，即有白色一枝，長三四尺，二百餘顆，甘美異常，葉殊鮮嫩。食餘，忽不見。時已深冬，不知何自而得，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。又夕，言及鸚鵡。程言：「聞有白者，恨未之見。」轉盼間，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。白者，五色者相半。或誦佛經，或歌詩賦。皆漢音也。

一日，市有大賈，售寶石二顆，所謂硬紅者，色若桃花，大於拇指，價索百金。程偶見之。是夜言及，美人撫掌曰：「夏蟲不可語冰，信哉。」言絕，即異寶滿室。珊瑚有高丈許者，明珠有如鵝卵者，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，光豔燦目，不可正視。轉睫間，又忽空空矣。是後，相狎既久，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，不覺嗟歎。美人又撫掌曰：「方爾歡適，便以俗事嬰心，何不灑脫若是那！雖然即本業也，亦無足異。」言絕，即金銀滿前，從地及棟，莫知其數，指謂程曰：「子欲是乎？」程歆豔之極，欲有所取。美人引箸夾食前肉一臠，擲程面曰：「此肉可黏君面否？」程言：「此是他肉，何可黏吾面也。」美人笑指金銀：「此是他物，何可為君有那。君欲取之，亦無不可。但非分之物不足為福，適取禍耳。吾安忍禍君也。君欲此物，可自經營，吾當相助耳。」

時己卯初夏，有販藥材者，諸藥已盡，獨餘黃檗、大黃各千餘斤不售，殆欲委之而去。美人謂程：「是可居也，不久大售矣。」程有傭值銀十餘兩，遂盡易而歸。其兄謂弟失心病風，詈罵不已。數日，疫癘盛作，二藥他肆盡缺，即時踴貴，果得五百餘金。又有荊商販彩緞者，途間遭濕蒸熱，發斑過半，日夕涕泣。美人謂程：「是亦可居也。」遂以五百金，獲四百餘匹。兄又頓足不已，謂弟福薄，得此非分之財，隨亦喪去，為之悲泣。商伙中無不相咎竊笑者。月餘，逆藩宸濠反於江西，朝廷急調邊兵南討，師期促甚，戎裝衣幟，限在朝夕，帛價騰踴。程所居者，遂三倍而售。庚辰秋，有蘇人販布三萬餘匹，已售十八矣，尚存粗者十二。忽聞母死，急欲奔喪。美人又謂程：「是亦可居也。」程往商價，蘇人獲利已厚，歸計又急，只取原值而去。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。明年辛巳三月，武宗崩，天下服喪。遼既絕遠，布非土產，價遂頓高。又獲利三倍。如是屢屢，不能悉紀。四五年間，展轉數萬，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。

宸濠之變也，人心危駭，流言屢至。或謂據南都即位矣，或謂兵渡淮矣，或謂過臨清、近德州矣。一日數端，莫知誠偽。程心念鄉邑，殊不能安。私叩美人。美人哂曰：「真天子自在湖湘間，彼何為者，止速死耳，行且就擒矣。何以慮為。」時七月下旬也。月餘報至，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。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，恐江南復遭他變，愈疑懼。美人搖首曰：「無事，無事。國家慶祚靈長，天下方享太平之福，近在一二年耳。」更叩其詳，曰：「其已近矣，何必預知再期。」今上中興，海宇於變，悉如美人之言。其明驗之人者如此，餘細弗錄。

他夕，程問：「天堂地獄、因果報應之說，有諸？」曰：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，心所感召，各以類應，物理自然。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，銖銖兩兩，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，為神抵者不亦勞乎。」「輪回之說有諸？」曰：「釋以為有，誣也。儒以為無，亦誣也。人有真元完固者，形骸雖斃，而靈性猶存，投胎奪舍，間亦有之。千億中之一二也。」「人死而為厲，有諸？」曰：「精神未散，無所依歸，往往憑物為厲。所謂遊魂為變耳。」「人間祭把，鬼神歆饗有諸？」曰：「精誠所至，一氣感通，自然來格。非鬼而祭，徒自耳。所謂神不散非類，民不祀非族也。」「人有化為異類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人之心術，既與禽獸無異，積之至久，外貌猶人，而五內先化。一旦改形，無足深訝。」「異類亦有化人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是與人化異類，同一理耳。」「人有為神仙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異類猶有化人者，況人與仙，本一階耳，又何足異。」「雷神巧異，往往有跡，何也？」曰：「陽能變化，理所自然。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。況雷實至陽，其為神變，何足怪乎。」「龍能變化，大小不常，何也？」曰：「龍亦至陽，故能屈伸變化，元足問也。」「蜃氣能為山川城郭，樓台人物之形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天地精明之氣，游變無常，兩間所有，時或自現，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。所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也。蜃何能為。」程平生所疑，皆為剖析，詞旨明婉，如指諸掌。又夕，問：「美人姓氏為何？」曰：「吾既海神，有何姓氏。多則，天下人盡吾同姓；少則，一姓亦無也。」「有父母親戚乎？」曰：「既元姓氏，豈有親戚。多則，天下人盡吾同胞；少則，全無瓜葛也。」「年幾何矣？」曰：「既無所生，有何年歲。多則，千歲不止；少則，一歲全無。」言多類此。

迨嘉靖甲申，首尾七年，每夜必至，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。琪花寶樹，仙音法曲，變幻無常，耳目迎接不暇。有時或自吹簫鼓琴，浩歌擊筑，必高徹雲表，非復人世之音。蓋凡可以娛程者，無不至也。兩清纏綿愈固。一夕，程忽念及鄉井，謂美人口：「僕離家二十年矣，向因耗折，不敢言旋。今蒙大造，豐饒過望。欲暫與兄歸省墳墓，一見妻子，便當復來，永奉歡好。期在週歲，幸可否之。」美人歛歎曰：「數年之好，果盡此乎！郎宜自愛，勉圖後福。」言訖，悲不自勝。程大駭曰：「某告假歸省，必當速來，以圖後會。何敢有負恩私，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？」美人泣曰：「大數當然，非關彼此。即造所言，自是數當永訣耳。」言猶未已，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傳女、儀從一時皆集。蕭韶迭奏，會宴如初。美人自起酌酒勸程，追敘往昔。每吐一言，必泛濫哽咽。程亦為之長慟，自悔失言。兩情依依，至於子夜。諸女前啟：「大數已終，法駕備矣。速請登途，無庸自戚。」美人猶執程手泣曰：「有二三

大難近矣，時宜警省，至期吾自相援。過此以後，終身清吉，永無悔吝，壽至九九，當候子於蓬萊三島，以續前盟。子亦宜宅心清淨，力行善事，以副吾望。身雖與子相遠，子之動作，吾必知之。萬一墮落，自干天律，吾亦無如之何矣。後會迢遙，勉之，勉之。」叮嚀頻復，至於十數。程斯時神志俱喪，一辭莫措，但零涕耳。既而，鄰雞群唱，促行愈急，乃執手泣訣而去。猶復回盼再四，方忽寂然。於時，蟋蟀悲鳴，孤燈半滅，頃刻之間，恍如隔世。亟啟戶出現，見曙星東升，銀河西轉，悲風蕭颯，鐵馬叮嚀而已。情發於中，不覺哀恸。才號一聲，兄即驚呼問故。蓋不復昔之若輩矣。兄細詰不已，度弗能隱，乃具述其會合始末，及所以豐裕之由。兄始駭悟，相與南望瞻拜。至明，而城之內外，傳皆遍矣。

程由是終日鬱鬱，若居伉儷之喪。遂束裝南歸。俾兄先部貨賄，自潞河入舟，而自以輕騎，由京師出居庸，至大同省其從父，留連累日未發。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：「禍將至矣，猶盤桓耶？」程憶前言，即晨告別。而從父慫慂留餞，抵暮出城。時已曠黑，乃寓宿旅館。是夜三鼓，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：「大難將至，稍遲不得脫矣。」程驚起，策騎車奔四五里，忽聞炮聲連發，回望城外，則火炬四出，照天如晝矣。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，脅城內外壯了同逆也。及抵居庸，夜宿關外。又夢美人連促過關，云：「稍遲必有狴犴憂矣。」程又驚起，叩關，候門啟先人。行數里，而宣府檄至，凡自大同入關者，非公差吏人，皆桎梏下獄詰驗。恐有好細入京故也。是夜，與程偕宿者，無一得免。有禁至半年而釋者，有瘐死於獄者。程入舟，為兄備言得脫之故，感念不已。及過高郵湖，天雲驟黑，狂風怒號，舟掀蕩如簸。須臾，二桅皆折，花零落如粉，傾在瞬息矣。忽聞異香滿舟，風即頓息。俄而，黑霧四散，中有彩雲一片，正當舟上，則美人在焉。自腰以上，毫髮分明，以下則霞光擁蔽，莫可辨也。程悲感之極，涕泗交下，遙瞻稽首。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，容色猶戀戀如故也。舟人皆不之見。良久而隱，從是遂絕矣。

戊子初夏，餘在京師聞其事，猶疑信間，適某企憲、某總戎自遼入京，言之詳甚，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。今年丙申，在南院，客有言程來游雨花台者，遂令邀與偕至，詢其始末。程故儒家子，少嘗讀書，其言歷歷具有原委。且已六秩，容色僅如四十許人，足徵其遇異人之無疑，而昔之所聞不謬也。作遼陽海神傳。

洞簫記

徐鑿字朝楫，長洲人，家東城下，為人美丰儀，好修飾，而尤善音律。雖居塵陌，雅有士人風度。弘治辛酉，年十九矣。其舅氏張鎮者，富人也。延鑿主解庫，以堂東小廂為之臥室。

是歲七夕，月明如晝，鑿吹簫以自娛。人二鼓，擁衾榻上，嗚未休。忽聞異香酷烈，雙扉自開。有巨大突人，項綴金鈴，繞室一周而去。鑿方訝之，聞庭中人語切切，有女郎攜梅花燈，循階而上。分兩行。凡十六輩。最後一美人，年可十八九。瑤冠鳳履，文犀帶，著方錦紗袍，袖廣幾二尺，若世所畫宮妝之狀。而玉色瑩然，與月光交映，真天人也。諸侍女服飾略同，而形制差小，其貌亦非尋常所見。人門各出籠中紅燭，插銀台上，一室朗然，四壁頓覺宏敞。鑿股栗，罔知所措，美人徐步就榻坐，引手人衾，撫鑿體殆遍。良久趨出，不交一言。諸侍女導從而去。香燭一時俱滅。鑿驚怪，志意惶惑者累日。

越三夕，月色愈明。鑿將寢，又覺香氣異常，心念昨者佳麗，得無又至乎。逡巡問，侍女復擁美人來。室中羅設酒肴，若几席架之屬，不見有攜之者，而無不畢具。美人南向坐，顧盼左右，光彩燁如也。使侍女喚鑿，鑿整衣冠起揖之。美人顧使坐其右。侍女向鑿，捧玉杯進酒，酒味醇烈特異。而肴核精腆，水陸珍錯，不可名狀。美人謂鑿曰：「卿勿疑訝，身非相禍者。與卿宿緣，應得諧合。雖不能大有補益，然能令卿資用無乏，飲食恒足，遠味珍錯，繒素絕錦，亦復都有，世間之物，惟卿所欲，即不難致。但憂卿福薄耳！」復親酌勸鑿，稍前促坐，辭致溫婉，笑語款洽。鑿唯唯不能出一言，飲食而已。美人曰：「昨聽得簫聲，知卿興致非淺，身亦薄曉絲竹，願一聞之。」顧侍女取簫授鑿。吹罷，美人繼奏一曲，音調清越，不能按也。且笑曰：「秦家兒女，才吹得世間下俚調，如何解引得鳳凰來？令渠蕭生在，應不差為徐郎作奴。」逡巡去。起明夕又至。飲酒間，侍女請曰：「夜向深矣。」因拂榻促眠。美人低面微笑。良久，乃相攜登榻，幃帳茵藉，窮極瑰麗，非復鑿向時之比也。鑿心念：「吾試詐跌入地，觀其何為。」念方起，榻下已遍鋪錦褥，殆無隙地。美人解衣，獨著紅絹裹肚一事，相與就枕交會，已而，流丹泆藉，宛轉誑話難勝。鑿於斯時，情志飛蕩，顛倒若狂矣。然竟莫能一言。天且明，美人先起揭帳。侍女十餘，奉沃盥。良久，妝訖言別。謂鑿曰：「感時迫運，猥得相從，良非容易。從茲之後，歡好當復無間，卿舉一念，身即卻來。但憂卿此心還易翻覆耳。且多言可畏。第此來，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，惟卿牢為秘密而已。」遂去。

鑿恍然自失。徘徊凝睇者久之。晝出，人覺其衣香氣酷烈異常，多怪之者。自是，每一舉念，則香發，美人輒來，來則攜酒相與歡宴，頻頻向鑿說天上事，及諸仙人變化。言甚奇妙，非世所聞。鑿心欲質其居止所向，而相見輒訥於辭。乃書小札問之，終不答。曰：「卿得好婦，適意便足，何煩窮問？」問自言：「吾從九江來，聞蘇杭名郡多勝景，故爾暫游。此世中處處是吾家。」其美人雖柔和自喜，而御下極嚴，諸侍女在左右，惴惴跪拜惟謹，使事鑿必如事己。一人以湯進，微偃蹇，輒摘其耳，使跪謝乃已。

鑿時有所需，應心而至。一日出行，見道旁柑子，意甚欲之。及夕，美人袖出數十顆遺焉。市場有不得者，必為委曲方便致之。鑿有佳布數匹，或剪六尺藏焉。鑿方動覺，美人來語其處，令收之。解庫中失金首飾，美人指令於黃牛坊錢肆中尋之。曰：「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。」詰朝往訪焉，物宛然在，逕取以歸。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，鑿嘗與人爭，稍不勝，其人或無故僵臥，或以他事橫被折辱，美人輒告曰：「奴輩無禮，已為郎報之矣。」如此往還數月，外間或微聞之。有愛鑿者，疑其妖，勸使勿近。美人已知之，見鑿曰：「癡奴妄言，世寧有妖如我者乎？」鑿嘗以事出，微戾邸中，美人欵牀坐於旁，時時會合如常。其眠處人雖甚多，了不覺也。數戒鑿云：「勿輕向人道，恐不為卿福。」而鑿不能忍口，時復宣泄，傳聞浸廣，或潛相窺伺，美人始慍。會鑿母聞其事，使召鑿歸，謀為娶妻以絕之，鑿不能違。美人一夕見曰：「郎有外心矣，吾不敢復相從矣。」遂絕不復來，鑿雖念之，終莫能致也。

至十一月望後，鑿夜夢四卒來呼。過所居蕭家巷，立土寺詞外。一卒人呼土神，神出，方巾白袍老神也，同行曰：「夫人召。」鑿隨之。出胥門，躡水而度，到大第院。牆裡外喬木數百章，蔽翳天日。歷三重門，門盡朱漆獸環，金浮漚釘，有人守之。至堂下，堂可高八九切，陸數十級。下有鶴，屈頭縮一足立臥焉。彩繡朱碧，上下煥映。小青衣遙見鑿，奔人報云：「薄情郎來矣。」堂內女兒捧香者、調鸚鵡者、弄琵琶者、歌者、舞者，不知幾輩，更迭從窗隙看鑿。亦有舊識相呼者、笑者、微誚罵者。俄聞佩聲冷然，香煙如云。堂內逆相報云：「夫人來。」老人牽鑿使跪，窺簾中，有大金地爐，燃獸炭，美人擁爐坐，自提著挾火。時或長歎云：「我曾道渠無福，果不錯。」少時，聞呼捲簾。美人見鑿，數之曰：「卿大負心者。昔語卿云何，而輒背之？今日相見愧不？」因歔泣下曰：「與卿本期終始，何圖乃爾！」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：「夫人無自苦。個兒郎無義，便當殺卻。何復云云。」頓指評年，以人

杖擊鼈。至八十，鰲呼曰：「吾誠負心，念嘗蒙顧覆，情分不薄，彼洞簫猶在，何無香人情耶？」美人因呼停杖，曰：「實欲殺卿。感念疇昔，今賞卿死。」鰲起，匍匐拜謝。因放出，老人仍送還。登橋失足，遂覺。兩股創甚，臥不能起。又五六夕，復見美人來，將鰲責之如前。語云：「卿自無福，非關身事。」既去，瘡即瘥，後詣胥門，蹤跡其境，杳不可得，竟莫測為何等人也。

餘少聞鰲事，嘗面質之，得其首末如此，為之敘次，作《洞簫記》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